

清平山堂話本

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入話

禪宗法教豈非凡

佛祖流傳在世間

鐵樹花開千載易

墜落阿鼻要出難

話說大采英治平年間去這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南山淨慈孝光禪寺乃名山古剎本寺有兩個得道高僧是師兄師弟一個喚做五戒禪師一個喚作明悟禪師這五戒禪師年三十一歲形容古怪左邊瞽一目身不滿五尺本貫西京洛陽人自幼聰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長成出家禪宗釋教如法了得參禪訪道俗姓金法名五戒且問何謂之五戒

第一戒者不殺生命 第二戒者不偷盜財物

第三戒者不聽淫聲美色 第四戒者不飲酒茹葷

第五戒者不妄言起語

此謂之五戒忽日雲遊至本寺訪大行禪師七七見五戒

佛法曉得畱在寺中坐了上色徒弟不數年大行禪師圓

寂本寺僧衆立他做住持每日打坐參禪那第二個喚做

明悟禪師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闊口方眉清目

秀丰彩精神身長七尺貌類羅漢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

俗姓王自幼聰惠筆走龍蛇自幼參禪訪道出家在本寺

沙陀寺法名明悟後亦雲遊至海寧軍到淨慈寺來訪五

戒禪師七七見他聰明曉事就畱於本寺做師第二人如

一母所生且是好但遇着說法二人同升法座講說佛經  
不在話下忽一日冬盡春初天道嚴寒陰雲作雪下了兩  
日第三日雪霽天晴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耳  
內遠處的聽得小孩兒啼哭聲當時便叫身邊一个知心  
腹的一个道人喚做清一分付道你可去山門外各處看  
有甚事來與我說清一道長老落了兩日雪今日方晴料  
無甚事長老道你可快去看了來回話清一推托不過只  
得走到山門邊那時天未明山門也不會開叫門公開了  
山門清一打一看時乞了一驚道善哉正所謂

日行方便

時發道心

但行平等事

不用問前程

當時清一見山門開於樹根雪地上。一塊破簷放一个小孩兒在那里口裡道苦哉。甚人家將這個孩兒丟在此間。不是凍死便是餓死。走向前仔細一看。却是五六月一个女兒。將一个破衲頭包着。懷內揣着个祇條兒。上寫生年月日時辰。清一口裡不說。心下思量。古人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忙走回方丈。稟仗老長道。不知甚人家將个五七个月女孩兒。破衣包着。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這等寒天。又無人來往。怎的做个方便。救他則个。長老道。善哉。清一難得你善心。你如今抱了回房。早晚把些粥飯與他。喂養長大。把與人家。救他性命。勝做出家人。當時清一急。出門去抱了回方丈中。把着長老看。

道清一休將那紙條兒我看清一通與長老上上看上却  
寫道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小名紅蓮長老分付清一  
好生抱去房里養到五十歲把與人家去也是好事情一  
依言抱到千佛殿後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放些火在  
火圍內烘他取些粥喂了似此日往月來藏在空房中死  
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了不覺紅蓮已經十歲清一見他  
生得清秀諸事見便藏匿在房里出門鎖了入門闕了且  
是謹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倏忽這紅蓮女長年一十六  
歲這清一如自生的女一般看待雖然女子却只打扮如  
男子衣服鞋襪頭上頭髮前齊眉後齊項一似个小頭陀  
且是生得清楚在房內茶飯針線清一止望尋个女婿要

他養老送終一日時遇六月炎天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洗了浴吃了晚粥逕走來千佛閣後來清一道長老希行長老道我問你那年抱的紅蓮如今在那里清一不敢隱匿引長老到房中一見乞了一驚却是

分開八塊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長老一見紅蓮一時羞訛了念頭邪心遂起嘻上笑道清一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卧房中來不可有誤你若我上自擡舉你此事切不可泄漏只交他做個小頭陀不要交人識破他是女子清一口中應允心內想道欲待不依長老又難依了長老今夜去到房中必壞了女身千難萬難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便道清一你鎖了房門跟我去房

里去清一跟了長老逕到房中長老去衣箱裡取出十兩銀子把與清一道你且將這些去用我明與你討度牒剃你做徒弟你心下如何清一道多謝長老擡舉只得收了銀子別了長老回到房中低低說與紅蓮道我兒却纔來的是本寺長老他見你心中喜愛你今等夜淨我送你去伏事長老你可小心仔細不可有悞紅蓮見父親如此說便應允了到晚兩個吃了晚飯約莫二更天氣清一領了紅蓮逕到長老房中門窗無些阻當原來長老有兩個行者在身邊伏事當晚分付我要出外閑走乘涼門窗且未要閑因此無阻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紅蓮來候至三更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長老接入房內分付清



一你到明日此時來領他回房去清一自回房中去了且  
說長老開了房門滅了琉璃灯携住紅蓮手一將將到床  
前交紅蓮脫了衣服長老向前一撲上住撲在懷中抱上  
床去却便似

戲水鴛鴦穿花鴛鳳喜孜孜連理金生美甘甘同心帶  
綰恰上鶯聲不離耳畔津上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  
脉春濃櫻桃口微上氣喘星眼朦朧細上汗流香玉体  
酥臂蕩漾消上露滴牡丹心一个初侵女色由如餓虎  
吞羊一个乍遇男兒好似渴龍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  
傾入紅蓮兩瓣中

當日長老與紅蓮雲收雨散却好五更天將明長老思一

計怎生藏他在房中。上有口大衣厨長老開了鎖將厨內物件都收什了。却交紅蓮坐在厨中分付道。飯食我自將來與你吃。可放心寧耐。則个紅蓮自是女孩兒家。初被長老淫勾心中。也喜躲在衣厨內把鎖上了。少間長老上殿誦經畢。入房門了。房門將厨開了鎖。放出紅蓮把飲食與他吃了。又放些果子在厨內。依先鎖了。至晚清一來房中。領紅蓮回房去了。却說明悟禪師當夜在禪椅上入定回來。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了紅蓮。把多年清行直拋棄。我今勸省他。不可如此。也不說出。至次日。正是六月盡。門外撒骨池內紅白蓮花盛開。明悟長老令行者採一朵白蓮花。將自己房中取一枝瓶插了。交

道人被盃清茶在房中交行者去請五戒禪師我與他賞  
蓮花吟詩談話則人不多時行者請到五戒禪師兩個長  
老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蓮花盛開對此美景折一  
朵在瓶中特請吾兄吟詩清話五戒道多蒙清愛行者捧  
茶至茶罷明悟禪師道行者取文房四宝來行者取至面  
前五戒道將何物爲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爲題長老捻起  
筆來便寫四句詩道

一枝菖蒲辨兒張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榴似火復如錦

不如翠蓋菱荷香

長老詩罷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僧豈得無言語平落筆便  
寫四句詩曰

春來桃杏柳舒張

千花萬蕊開分芳

夏賞菱荷真可愛

紅蓮爭似白蓮香

明悟長老依韻詩罷阿上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時  
解語面皮紅一回青一回便轉身辭回卧房對行者道快  
與我燒桶湯來洗浴行者連忙燒湯與長老洗浴罷換了  
一身新衣服取張禪椅到房中將筆在手拂一張紙開便  
寫八句辭世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爲念頭差 今朝去  
得急 傳與悟和尚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雷電  
依舊蒼天碧

寫罷辭世頌交焚一爐香在面前長老上禪椅上左脚壓

右脚<sup>上</sup>壓左脚合掌坐化行者忙去報與明悟禪師<sup>上</sup>聽得大驚走到房中看時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看了面前辭世頌道你好却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个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宝必然戒佛謗僧後世却墜落苦輪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着不信當時也交道人燒湯洗浴換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禪椅跏趺而坐分付徒衆道我今去赶五戒和尚汝等可將兩個龕子成了放三日一同焚化囑罷圓寂而去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城內城外聽得本寺兩個禪師同日坐化各皆驚訝來燒香禮拜布施者人山人海男子婦人不計其數壞了三日擡去金牛寺焚

化拾骨撇了這清一遂免人說議親事將紅蓮女嫁與一  
个做扇子的劉大詔爲妻養了清一在家過了世且說明  
悟一靈真性直趕至西川眉州眉山縣城中五戒已自托  
生在一个人家姓蘇名字明允號老泉居士詩禮之人院  
君王氏夜夢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乞了一驚明日分娩  
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父母皆喜三朝满月百歲一週不在  
話下却說明悟一靈也托生在本處姓謝名原字道清妻  
章氏亦夢一羅漢手持一印來家抄化因驚醒遂生一子  
年長取名謝端卿自幼不肯吃葷酒只要吃素一心要出  
家父母見他如此心堅送他在本處寺中做了和尚法名  
佛印叅禪問道如法聰明是个詩僧不在話下却說蘇老

泉的孩兒長年七歲交他讀書寫字十分聰明目視五行書後至十歲來五經書史無所不通取名蘇軾字子瞻年十六歲神宗天子熙寧三年子瞻往東京應舉一舉成名御筆除翰林院學士不三年陞端明殿大學士道號東坡此人文章慣世舉筆珠璣爲官清廉公正只是不信佛法最不喜和尚自言我若一朝管了軍民定要滅了這和尚們且說佛印在於開元寺中出家聞知蘇子瞻一舉成名在翰林院學士特地到東京大相國寺來做住持忽一日蘇學士在府中閑坐忽見門吏報說有一和尚要見學士相公上上交門吏出問何事要見相公佛印見問於門吏處借紙筆墨來便寫四句送入府去學士看其四字詩僧

謁見學士取筆來批一筆云詩僧焉敢謁王侯交門更把  
與和尚<sup>上</sup>又寫四句詩道

四海尚容蛟龍隱

五湖還納百川流

問一答十知今古

詩僧特地謁王侯

學士見此僧寫作二者俱好必是個詩客遂請入佛印到  
廳前問訊學士起身敘禮邀坐待茶學士問和尚上刹何  
處佛印道小僧大相国寺住持久聞相公譽欲求參拜今  
日得見大慰所望學士見佛印如此言語問答如流令院  
子僉齋佛印已罷相别回寺自此學士與佛印吟詩作賦  
交往忽一日學士被宰相王荊公尋件風流罪過把學士  
奏貶黃州安置去了佛印退了相国寺逕去黃州住持甘



靈寺又與蘇學士相友至厚後哲宗登基取學士回朝除  
做臨安府太守佛印又退了甘露寺直到臨安府靈隱寺  
住持又與蘇東坡爲詩友在任清閑無事忽遇美景良辰  
去請佛印到府或吟詩或作賦飲酒盡醉方休或東坡到  
靈隱寺閑訪終日兩個並不怠倦蓋因是佛印監着蘇子  
瞻因此省悟前因敬佛禮僧自稱爲東坡居士身上禮衣  
皆用茶合布爲之在於杭州臨安府與佛印并龍井長老  
辨才智果寺長老南軒并朋友黃魯直妹夫秦少游此人  
背爲詩友這蘇東坡去西湖之上造一所書院門栽楊柳  
園種百花至今西湖號爲蘇堤楊柳院又開建西湖長堤  
堤上一株楊柳一株桃後有詩爲証

蘇公堤上多佳景

惟有孤山浪里高

西湖十里天連水

一株楊柳一株桃

後元豐五年神宗天子取子瞻回京陞做翰林學士經筵  
講官不數年陞做禮部尚書端明殿大學士告老致仕還  
鄉盡老而終得為大羅天仙佛印禪師圓寂在靈隱寺了  
亦得為至尊古佛二人俱得善道雖為翰府名談編入太  
平廣記

新編小說五戒禪師私紅蓮記終

青平山堂

紅蓮記

九

加頸鴛鴦會一名三送命一名冤報冤

入話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秦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憐香散膠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

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

戚氏豪傑都休

右詩詞各一首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

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

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順覺如磁石遇針不覺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尙尔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則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个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弱不勝綺羅善秦聲好詩弄筆公業甚嬖之比隣乃天水趙氏弟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遂厚賂公業之閹人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後爲賂所動令妻伺非烟閑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閹媼盡以語象上幾在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一絕于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緘之祈闍媼達於非烟

上讀畢吁嗟良久向媼

而言曰我亦曾覩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

嘗嫌武生齷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蘭浦双鴛盡獨飛

長恨梅源諸女伴

等閑花里送郎歸

封付闍媼會遺象上啓緘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室焚香時

上虔禱以候越數日將夕闍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

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

謂良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踰約好專望來儀

方可候晤語罷既曉異象乘梯而登非烟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非烟艷粧盛服迎入室中相攜就寢盡繾綣之意  
焉及曉象執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誓幽  
明永奉勸狎言訖潛歸茲後不盈旬日當得一期於後庭  
矣展幽微之恩整宿昔之情以爲鬼魅不知人神相助如  
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上啣之乘間盡  
以告公業上曰汝慎勿揚聲我當自察之後常至旦日  
乃密陳狀請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俟暮鼓既作  
躡足而回循牆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  
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上覺睡出公業持之得其  
半褸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

縛之大柱鞭楚血流非烟但云生則相親死亦無恨遂飲  
盃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  
憐  
雨散雲消  
花殘月缺

且如趙象知機識務事脫虎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  
也于今又有個不識義的小二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上  
貪權朝上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口橫刀下命赴陰間致  
毋不得侍妻不得顧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飢於永晝靜而  
思之着何來由況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个

娥眉本是嬋娟刃

殺盡風流世上人

權做个笑耍頭回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

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个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泚  
玕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  
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於刺鳳能  
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  
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每興鑿穴之私常感傷  
春之病目恨芳年不偶樽上不樂垂簾不捲羞教紫燕双  
上高閣慵凭厭听黃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  
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擊于事後少迷斯女始末之情  
奉勞歌伴先听格律後听蕪詞

湛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  
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的諸般齊妙縱司空見慣也魂



消

况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豪門巨族王孫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蹺蹊描眉畫眼付粉施朱梳个縱髮頭兒着件叩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因此閭里皆鄙之以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二十餘歲隔隣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家嬉戲不料此女以動不正之心有日矣况阿巧不甚長成父母不以爲恠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焉忽聞扣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己阿

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之死哀痛彌極但不敢形諸  
顏頰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脩眉恨尚存痛知人心已亡霎時間雲雨散巫陽自  
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況則除是夢裏見才  
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皆由  
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蹉躓不下條爾又是一個  
月來女兒晨起梳粧父母偶然視听其女顏色精神語言  
恍惚老兒因謂媽曰曰莫非淋瀝做出來了除不知其女  
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華狼籍花心柳眼已開殘  
媽上老兒互相埋怨了一會只怕親戚耻笑常言道女大

不中留也在家中却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  
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也和老兒說罷與王嫂也作媒  
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也來說嫁與近  
村某二郎爲妻且某二郎是個農庄之人又四十多歲只  
圖美貌不計其他也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息間十  
有餘年某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  
心已灰柰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賓有  
事某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  
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蕭牆禍起片時間到如  
今反爲難上難把一對鴛鴦離散倚欄干無語淚偷彈

那某大郎斥退西賓釋日堽弟之柩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着人防閑本婦自揣於心亦不敢妄爲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或缺一餐家人咸視爲敝帚也將及一年之上某大郎自思留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辱門敗戶遂喚原媒服同將婦罄身趕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服飾亦不較也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留那有好氣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俾人說合求爲繼室女父母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人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听得倫細就下盒盤羊酒消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猪羊奔屠宰之家

一步上來尋死路

是夜盞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個新人錦繡  
衾中各出一般舊物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芳笑吟上攜手上牙床恣  
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前渾身通暢把斷絃重續兩情  
償

他兩個自花燭之後日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  
藉水似密投膠一个全不念先夫之恩念一个那曾題亡  
室之音容婦美夫之殷富夫憐婦之半儀兩個過活了一  
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虞候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  
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

鎮上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你既爲夫婦不須如此各道保重而別別去又早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中岑寂好生難遣覺身子困倦步至門首開望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資質豐粹舉止閑雅遂問隨侍阿蒲上道此店乃朱理秉中開的此人和氣人稱他爲朱小二哥婦人問罷夜飯也不吃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稍人嘲歌聲隱約記得後兩句曰有朝一日花容退双手招郎上不來婦人自此復萌覲覲之心往倚門獨立朱秉中時來調戲彼各相慕自成眉語但不能一敘款曲爲恨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笑溫上顏回肥光油上髮髮長他半生花酒肆顛狂對  
人前扯拽都是謊全無有風雲氣象一謎裏竊玉與偷  
香

這婦人羨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轉巧一日張二官討  
帳回家夫婦相見了敘些間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  
只是免強奉呈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  
住了一個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赶節買船  
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  
又討不上手俄然逼歲不得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  
家支用不題且說朱秉中因見其夫不在乘機去這婦人  
家賀節留飲了三五盃意欲做些暗昧之事奈何往來之

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灯宵相會秉中領教而去撚指間  
又屆十三日試灯之夕於是戶戶鳴鑼擊鼓家戶品吹竹  
彈絲遊人隊上踏歌聲仕女翩上垂舞袖鰲山綵結鬼裁  
百尺矗晴空鳳篆香濃縹緲千層籠綺陌間庭内外春上  
寶燭光輝傑閣高低燦上華灯照耀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奏簫條一派鳴旋池蓮萬朵開看六街三市鬧攘上笑  
聲高滿城春似海期人在灯前相待幾回家又恐燕鶯  
情

其夜秉中老早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也在門  
首拋聲銜俏兩個相見暗喜准定目下成事不期伊母因  
往觀灯就便探女上屆戶邀入參見不免留宿秉中等至



夜分悶上歸臥次夜如前正遇本婦恠問如何爽約挨身相就止做得个吕字兒而散少間具酒奉母上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而曰汝如今遷于喬木凡宜守分也與父母爭一口氣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貼封平旦買兩盒餅餼雇頂轎兒送母回了薄晚秉中張个眼慢鑽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灯也不看解衣相抱曲盡于飛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真處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朱素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要

一要濫於撒謊

二要不算工夫

三要甜言美語

四要軟款溫柔

五要七斜纏帳

六要施呈鎗法

七要粧聲做啞

八要擇友同行

九要串杖新鮮

十要一團和氣

若狐媚之人缺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又到  
本婦便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見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報黃昏角數聲助凄凉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為長難  
捉摸這般心內痒不能勾相偎相傍惡思量縈損九迴  
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西相會要  
連歇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氣悶就害起病來頭

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願望回家將息取藥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帶了一个愁帽遂請醫調治倩巫燒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反受辛苦似在外了且說秉中思想行坐違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稱道小弟久疎趨侍昨聞榮回今特拜謁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鷄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翌日張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觴大醉扶歸已後還了席往<sub>上</sub>來<sub>上</sub>本婦但聞秉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隣壁厭聞張二官指望便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支手某二郎偕來索命勢甚悍惡本婦懼怕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言逕往洞虛先生卦

肆上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橫死老幼陽人在命  
爲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就可辦俗福物酒果冥衣  
各一分用鬼指渡河之次向西鋪設苦上哀求庶有少救  
不然不可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柳榆來若怨咱朦朧着便見他病懨懨青的眼兒花瘦  
身軀怎禁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罷幾時節離了兩兒  
家

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本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某二郎  
擊手言曰我輩已訴于天着來取命你央後夫張二官再  
四懇求意甚虔恪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  
之人却假弓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歛然不見了本婦當

夜似覺精爽此二不後看。復舊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秉中旦夕親近餽送迭至意頗疑之尤未爲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秉中迎出相揖他兩人亦不知其見也話說的張二官當時見他殷勤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轉个消懷轉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人若犯在我手裏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以是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懸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匿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渴欲一見終日去接秉中上上也有些三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滿又來請赴鴛鴦會秉中勉強赴之樓上已張筵

水陸矣盛兩盃煎石首貯二器炒山鷄酒泛青魚糖甕魚  
悉其餘肴饌蔬果未暇盡錄兩個途相勸飲亦不顧其他  
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綠溶<sub>上</sub>酒滿斟紅焰<sub>上</sub>燭半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  
吃得玉山時自倒他兩個貪飲食笑不隄防門外有人  
瞧

兩個正飲間秉中自覺耳熱眼跳心驚肉戰欠身求退本  
婦怒曰恠見終日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  
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之主意夫  
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双死作一對昔  
有韓憑妻笑郡王欲奪之夫妻自殺王恨兩塚速之後塚

上二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個要效鴛鴦比翼  
交頸不料便成語讖况本婦前能開闔得病好就便荒淫  
無度正是偷雞貓兒性不改養漢婆娘死不改再說張二  
提刀在手潛步至門梯樹竊听見他兩個戲謔歌呼歷歷  
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磚去本婦就吹滅了灯聲也不  
則了連打了三塊本婦教秉中先睡我去看便來阿滿  
持燭前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个端陽  
佳節那家不吃幾盃雄黃酒正要罵間張二官跳將下來  
喝道發賤你和甚人宵夜吃酒本婦諱得戰做了一團只  
說不不不張二官乃曰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荒做  
甚麼本婦又見阿巧某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

盡秉中赤條三繭下床來匍匐口稱死罪。情愿將家私并女奉報哀憐小弟弟老妻嬌子幼女。請張二官那里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當初本婦臥病已聞阿巧某二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被張二官殺死。一會之人乃秉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爲端士淑女矣。豈不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琴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萌則戒之。敦崇風教。未爲晚也。在座看官要備細請看叙大畧。漫听秋山一本。刻頭寫卷會又調南鄉子一闕于後。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見拋磚意暗猜入門來竟已驚舉青鋒過處喪多情到  
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了他三條性命果冤上相報有

神明

詞曰

春雲怨啼鵲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刃冤上  
惆悵勞魂赴九泉抵死苦留連想是前生有業緣景  
色依然人已散天上千古多情月自圓正所謂當時  
不解恩成怨今日方知色是空

新編小說列頸鴛鴦會卷之終

清平山堂

列頸鴛鴦

十二

楊溫攔路虎傳

入話

闊合平野斷雲連

葦岬無窮接楚田

翠蘇蒼崖森古木

壞橋危磴走飛泉

風生谷口猿相叫

月上青林人未眠

獨倚闌干意難寫

一聲隣笛舊山川

話說楊令公之孫重立之子名溫排行第三喚做楊三官人武藝高強智謀深粹長成幾冠娶左班殿直太尉冷鎮之女爲妻擇定良時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歸花燭宴會可謂是

簫鼓喧天笙歌聒地盡燭照兩行珠翠星娥擁一箇婢

娟鼓樂迎來綉房深處果謂名不虛傳這冷氏體態輕  
盈俊雅儀容楚楚鳴雲料鳳髻上峽岫掃娥眉劉源亮擬  
作香腮瘦嶺梅印成粉額朱唇破一點櫻蕊皓齒排兩  
行碎玉弓鞋窄小渾如觀水金蓮腰體纖長悄似搖風  
細柳想是嫦娥離月殿由如仙女下瑤臺

這楊官人自娶冷氏之後行則同行坐則並坐不覺過  
了三年五載一日出街市閑走見一個掛肆名牌上寫道  
未卜先知那楊三官人不合去買了一卦占出許多事來  
言道作恠作恠楊三官人說了年月日時這先生排下卦  
大笑一聲道這卦爻動必然大凶破財失脫口舌件件有  
之卦中主騰蛇入命白虎臨身若出百里之外方可免災

這楊三官人聽得先生說這話心中不樂度日如年飲食無味嘔吐成病其妻冷氏見楊三官人日夜憂悶便啓朱唇露皓齒問楊三官人道日來因何憂悶楊三官人把那未卜先知先生占卦的事說與妻子冷氏聽罷道這先生既說卦象不好我丈夫不須煩惱我同你去東嶽還个香愿祈禳此灾便不妨楊三官人道我妻說得也是次日同妻稟辭父母并丈人冷太尉便歸房中收拾担杖安排路費擺布那暖轎馬匹即時出京東門少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在話下迤邐行到一个市井喚做仙居市取東嶽不遠但見天晚

煩陰已轉日影將斜遙觀魚翁收繒罷釣歸家近觀處

處柴扉半掩望遠浦幾片帆歸聽高樓數聲畫角一行  
塞鴈落隱隱沙汀四五隻孤舟橫瀟灑野岸路上行人  
歸旅店牧童騎犢轉庄門

天色已晚楊三官人同那妻子和當直去客店解一房歇  
泊到得三更被一夥強盜劫入店來那賊是甚麼人

大林木編成寨柵澗下水急作泉流霹靂火性氣難當  
城頭上勇身便跳刀見金時拈弄天河水夜觀瞻  
月黑搜尋釵釧金風高放起山頭火

那一夥強人劫入店來當時楊三官人一時無準備沒軍  
器在手被強人掣住用刀背剝剝噴氣一口僻然倒地正  
是

假饒千里外

難躲一時災

那楊三官人是三代將門之子那里怕他強人只是當下手中無隨身器械便說不得却被那強人入房挾了楊三官人妻子冷氏夫人和那担仗什物却有一千貫細軟金珠寶貴都被那強人劫去楊官人道我是將門之家却被強人劫了我如今却有何面目歸去當時楊三官人受這一口氣便不奈煩沒出豁得便離了這客店來縣里投奔劉家客店安歇自思量道我當初夫妻二人出來如今獨自一身交我歸去不得我要去官司下狀又沒个錢身體覺得病起來在店中倒了半个月後來幸得無事出那店來行去市心見一座茶坊入去坐地只見茶博士叫道官

人吃茶吃湯那楊三官人道吃茶也不爭只是我没茶錢  
茶博士道官人吃茶也不妨茶博士點茶來這茶是

溪石勝地乘曉露煎拂雲芽玉井甘泉汲清水燒湯烹  
下趙州一碗知滋味清入肌膚遠睡魔

那楊三官人吃茶罷茶博士問道官人是那里人楊三官  
人道我是東京人茶博士道官人莫不病起來楊溫道然  
也茶博士道官人你沒錢如何將息我交官人撰百十錢  
把來將息你却肯也不肯楊三官人道好也謝你周全茶  
博士道我這茶坊主人却是市里一个財主喚做楊員外  
開着金銀鋪又開寶庫這茶坊也是他的若有人來唱个  
喏告他便送錢與他這員外將講來說出來了只見員外

入茶坊來正是

着意栽花栽不活

等閑挿柳却成陰

那楊三官人也曾做詩一首道

財散人離後

無顏返故京

不因茶博士

怎得顯其名

那楊員外吃飯了過茶坊閑坐茶博士便努嘴楊三官人與楊員外唱个喏員外回頭楊官人又唱一个喏員外還了禮那官人是个好人好舉止待開口則聲說不出來那茶博士又決嘴道你說那員外道官人無甚事那官人半飽了才說得出來道是客人楊溫是東京人特來上嶽燒香病在店中要歸京去又無盤纏相懇尊官周全楊溫回



京則个那員外聽得便交茶博士取錢來數茶博士抖那錢出來數了使索子穿了有三貫錢把零錢再打入竹筒去員外把三貫錢與楊三官人做盤纏回京去正是

將身投虎易

開口告人難

才人有詩說得好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渴時一點如甘露

醉後添盃不若無

那楊三官人得員外三貫錢將梨花袋子袋着了這錢却待要辭了楊員外與茶博士忽然遠上地望見一夥人簇着个十分長大漢子那漢子生得七人怕真个是

身長丈二腰闊數圍青紗巾一四結帶垂金帽環兩邊耀

日紵絲袍束腰襯體鼠腰兒奈口慢襠錦搭腰上盡戴  
雪鴈玉腰帶柳串金魚有如五通菩薩下天堂好似那  
灌口二郎離寶殿

這漢子坐下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前面一個擎着一條齊  
眉木棒上頭挑着一個銀絲笠兒滴上谷上走到茶坊前  
過一直奔上歡廟中去朝岳帝生辰那楊員外對着楊三  
官人說不上數句道是明日是岳帝生辰你每是東京人  
何不去做些雜手藝明日也去朝神也交我那相識們大  
家周全你撰二三十貫錢歸去那楊三官人道溫是事不  
會茶博士道官人你好朴實頭楊官人却問道適來騎馬  
的是甚麼人員外道這人是个使棒的姓李名貴渾名叫

做山東夜叉這漢上岳十年打盡天下使捧的一連三年無對今年又是沒對那利物有一千貫錢都屬他對面壁上貼的是沒對膀子那楊溫道覆員外溫在家世事不會只會使捧告員外周全楊溫則个肯共社頭說了交楊溫與他使捧贏得他後這一千貫錢出賜員外員外道你會使捧楊溫道溫會使捧員外道你會使捧你且共我使一合捧試探你手段則个你贏得我便舉保你入社與你使捧員外交茶博士開了茶坊門今日不開了茶坊茶博士即時開了楊溫隨員外入來後地推開一个固角子門入去看一段空地那楊三官人道好也這坡空地只好使棒員外道你弱我健且喚茶博士買一角酒二斤肉來交楊

溫吃那官人吃了酒和肉交茶博士也吃些員外道茶博士去取棒來茶博士去不多時只見將五條桿棒來撒在地上員外道你先來揀一條楊官人覷一覷把脚打一踢踢在空里却待脫落打一接住員外道這漢爲五條棒只有這條好被他揀了員外道要使旗鼓那官人道好使旗鼓員外道使旗來楊官人使了一個旗鼓茶博士揀棒纔開兩條棒起聞不得三兩合早輸了一個人正是

未曾伸出拿雲手

莫把藍柴一樣看

那官人共員外使棒楊溫道我不敢打着打着了不好看使兩三合了員外道拽破你那棒有節病那楊溫道復員外如何有節病員外道你待打不打是節病你兩節兒使

如何打得人楊溫覆員外上架你棒遲我棒快特地棒  
倒待員外隔時棒才落古人所謂

爛柯仙客妙神通

一局曾經幾度春

自出洞來無敵手

得饒人處且饒人

員外道我正要你打着我上喜歡你打來不妨兩個再使  
楊溫道打着了不好看兩人正使則聽得門口有人敲門  
茶博士唱个喏馬都頭門道員外在那里茶博士道在裏  
面使棒馬都頭道你看我道你休使棒他却酷愛都頭走  
入來共員外厮叫了楊官人向前來唱个喏馬都頭似還  
不還一个喏馬都頭道員外可知道菴老尤來你這般刷  
子員外道不是他要上嶽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我見他

說共他使看馬都頭道這漢要共李貴使棒索你却如何  
贏得他不被他打得疾患也得你不識李貴我兀自請他  
問他騰倒棒法楊官人口里不道肚內思量耐這漢忒  
欺負我馬都頭道我乃使棒部署你敢共我使一合棒你  
贏得我時我却交你共山東夜叉李貴使棒如贏不得我  
你便離了我這里去休楊官人道我敢共都頭使棒員外  
間棒都頭拿一條棒起做了一個旗鼓楊官人也做一個  
旗鼓道都頭一合使是兩合使都頭道只一合間棒起兩  
合不三合不兩合只一合地使所謂

兩條硬棒相迎敵

寧免中間無損傷

手起不須三兩合

須知誰弱與誰強

馬都頭棒打楊官人就倖則一步攔腰便打那馬都頭使棒則半步一隔楊官人便走都頭赶上使一棒匹頭打下來楊官人把脚側一步棒過和身也過落夾背一棒把都頭打一下伏地看見脊背上腫起來楊官人道都頭使得好我不是刷子都頭起來着了衣裳道好你真个爲正是

好手手中呈好手

紅心心里中紅心

馬都頭道我去說與衆杜里人交來請你馬都頭自去員外道哥上你真个會過總是你饒我馬都頭恁地一條棒兀自奈何你不得我如何奈何得你只在我茶坊里歇我把物事來將息你把兩貫錢去還了人却來楊官人便出茶坊來店中還了房錢并飯錢却來茶坊里茶博士道官

人你却文恁的本事我這員外件上不好只好兩件厮撻  
使棒到明日吃飯了正與員外吃茶只見二十人入茶坊  
來共員外厮叫道我們聽得有一个要共山東夜叉李貴  
使棒交他出來則个員外道在這里坐地便是那官人唱  
了喏道客人楊三官便是數中一个道便是他要共山東  
夜叉李貴使棒那官人道都頭昨夜莫恠都頭道是我欺  
負他了被打了一棒却是他爲衆社官把出三伯貫錢來  
道楊三哥你起來將息楊官人謝了衆人都去三月二十  
七日節級部署來見員外上上叫道哥上我去上獄次日  
楊官人打扮朝獄到岳廟前一觀果謂是

青松影里依稀見宝殿巍哉老檜陰中彷彿侵三門森



簪百花掩映一條道路無塵翠竹週圍兩下水流金線  
離樓左視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右邊聽幽做直同耳  
畔草然亭上爐內焚百和名香祝猷臺前案上放靈神  
杯笑朝聞木馬頻嘶暮聽泥神唱喏

楊三官人到這岳廟燒香恭拜了猷臺上社司部署衆社  
官都在猷臺上社司道李貴今年沒對李貴道唱三個喏  
與東嶽聖帝謝菩薩保護觀着本社官唱一個喏道李貴  
今年無對明年不上山不是李貴怕了不上山及至上山  
又沒對頭白拿這利物惶恐上上又一個唱喏與上山下  
山的社官唱喏了那李貴遂回頭勒那兩軍使棒誰敢與  
爺上做對衆人不敢則聲那使棒的三上五落李貴道你

們不敢與我使棒這利物屬我李貴道我如今去拿了利物那獻臺上人叢里喝一声道且住上這利物不屬你李貴吃了一驚擡起頭一看却是一个承局出來道我是西京楊承局來這里燒香特地來看使棒你却共社官廝說要白拿這利物你若贏得我這利物屬你上輸與我上便拿這利物去我要和你放對使一合棒你敢也不敢李貴道使棒各自聞名西京那有楊承局會使棒部署道你要使棒没人央考你休絮上社司讀社畢部署在中間棒這承局便是楊三官人共部署馬都頭曾使棒則瞞了李貴李貴道教他出來楊三官把一條棒李貴把一條棒兩個放對使一合楊三是行家使棒的叫做騰倒見了

冷破再使一合那楊承局一棒劈頭便打下來喚做大捷  
李貴使一扛隔楊官人棒待落却不打頭入一步則半步  
一棒望小腿上打着李貴叫一声辟然倒地正是

好鷄無兩對

快馬只一鞭

李貴輸了楊溫就那獻臺上說了四句詩道是

天下未嘗無敵手

強中猶自有強人

霸王尚有烏江難

李貴今朝折了名

只因楊溫讀了四句詩後撿機得獻上有三十來个子第  
却是皇親國戚有錢財主都是李貴師弟看見師父輸了  
焦燥一發都上來要打那承局元來寡不敵衆弱難勝強  
那楊溫當時怎的計較

有指爪劈開地面

爲騰雲飛上青霄

若無入地升天術

目下災殃怎地消

衆子弟正奔來要打那楊溫却見數中楊員外道不可打他這四山五岳人看見不好看只道我這里欺他後番難饗這社若要打他下山去到楊王茶坊里了却打他未遲衆人道員外也說得是這楊承局歸到楊王茶坊把利物入茶坊後地房里去了衆子弟道員外你交他出來我們打他與我師父報仇楊員外入後房里叫楊三官人他們衆人要打你且說你幾歲了楊溫道今年二十四歲了楊員外道我却三十歲較長六歲我做你哥你肯拜我爲哥麼我教你這一頓拳踢楊溫自思量道我要去官司

下狀娶妻便結識得一個財主也不枉了便告員外道我先出去你隨我來員外適來在獻臺上使棒的楊王叔兄弟且望諸位開眼則个衆人道你何不早說既是令弟請他出來與我們厮見則个員外叫楊三哥你與衆官員子弟相見楊官人出來唱三個喏衆人還禮道是適間真怪少間師父李貴自來相謝不多時李貴入茶坊來唱了一個喏道是李貴幾年沒對自是一個使棒的魁手今日却被官人贏了官人想不是一樣人必是將門之子真个恁的好手段李貴情愿下拜楊官人道不消恁的却把些利物送與李貴ヒ謝了自去楊王員外道我第只在我這里住當日楊員外和楊溫在金銀鋪坐地也是早飯罷

則見一个大漢騎一匹馬來金銀鋪前下馬唱喏道覆員外太公不快交來請員外回來則个那漢說了上馬便去楊溫認得當夜被劫是這廝把着火把欲待較身出櫃身來捉那廝三步近兩步遠那廝馬快走了楊員外道兄弟你看鋪我回去見我爹則个五七日便來楊三官人覆仁兄溫要隨仁兄去走一遭叫公公則个員外道你去不得我爹心煩利害人則好休去楊溫道鋪中許多財物不敢在此楊王道我把你不妨便有甚的要緊楊溫道覆仁兄容溫同去員外道你苦要去時隨你去也不妨兩個一人一匹馬行到一个所在三十里是仙居市到得一座庄子看那庄時

青烟漸散薄霧初收遠觀一座苔山近觀千行圍坐蓋  
團團老檜若龍形鬱鬱青松如扇跡三冬無客過四季  
少人行暮聞一陣血鯉來元是強人居止處盆盛人鮓  
醬私盞鑪香小兒作戲弄人頭媳婦拜婆學却基

二人到庄前下馬庄里人報太公員外來也那大伯在草  
廳工坐道交他來見我楊王入去唱喏了大伯道孝順兒  
子來也這幾日道路如何楊王道覆爹有買賣那大何  
正說話里見廳下一個人問兒子道廳下這人是誰楊王  
道伏爹是一客人楊三哥道漢子得上獻臺使棒贏得  
山東夜叉李貴大伯見了即時焦燥道叫庄客與我縛了  
他當時楊溫恰似蛟龍出水虎豹投崖古人曾有詩云

禍出師人口

休貪不義財

會思天上計

難免目下災

大伯叫庄客縛了楊溫當時却得楊王搭救道衆人不動手都退去楊王道且告爹上這漢會使棒了得大伯道他如何奈何得山東夜叉李貴我後生時共山東夜叉使棒也贏他不得這厮生得怎的如何贏得李貴想這厮必是妓弟家中閑蕩你去他家使錢不歸我叫你歸那行着怕你不去使他跟着你員外道伏爹上此人不是閑漢真个了得大伯將員外轉上草廳上去說與庄客交他在客店里歇庄客引楊溫去那陽溫去店房里坐定了道這大伯是个作怪人這員外也不是平人我渾家則是在這



寺見一個婦女問楊王道孩兒你須知你爹是個不近道理的人你沒事帶他來則甚員外道告媽也他自要來楊玉只交他在金銀店里他不肯定要跟將來兩口說到房門邊正入房中來那婦女把些酒肉道你且吃些酒和肉不須煩惱不妨事大伯自是恁地生受說罷楊王同娘都去了多時間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覆公上大王使人在這裏交傳語公上見修山寨未了問公那借北仇舊庄權屯小婁羅庄中米糧搬過不敢動一粒修了山寨却還公上一道請公上和員外過來則人大王新近奪得一個婦女乃是客人的老婆且是生得好把來做扎寨夫人請公和員外過來則人大伯道交傳與他我明日日中過

來小婁羅即時便去那楊溫聽得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  
我這渾家却在這北侃舊庄強人處這大伯也不是平人  
等到次日天曉怎見得

殘燈半滅海水初潮窗外曙色純分人聞儀容可辨正  
是一声鷄叫西江月五更鍾撞滿天星

只見東方亮靈鷄叫天色大曉楊玉出來客房里叫楊三  
哥你去休我三五日便歸楊溫道告仁兄借一條棒防路  
此間取縣有百三十里來路中多少事却急的空手去不  
得楊員外把一條棒與楊溫那楊溫接了辭員外先去楊  
溫離他庄行个一里路去向深草叢里去藏着身觀着楊  
青大伯去庄不多時則見二人騎兩匹馬來楊溫放過去

了楊溫思量道我又不認得北侃舊庄則就隨他去便了  
前一匹馬是大伯楊青綽號與做禿尾虎後面是楊員外  
楊溫隨他行得二里來田地見一所庄院但見

冷氣侵人寒風撲面幾手簷屋門前爐竈造饅頭無限  
作後厦常存刀共斧清晨日出油然死火炭未到  
黃昏古澗悲風悄上路僻何曾人客到山深時聽殺人  
聲

楊青共楊王到庄前下馬入去這楊溫却離庄有得半里  
田地尋个草中躲了那兩人入得庄中細腰虎楊達下首  
是冷氏夫人對席是楊青上下首是楊王分四人坐定  
楊王看這婦人生得意思自然必是好人家家女子怎見得

雲髻輕梳顰遠翠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  
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双眸意態自然精神更好  
正是

殺人壯士回頭覷 入定法師着眼看

楊玉道好个婦人大王也不枉了那楊達道公七員外在  
此無可相待畧吃三五碗酒一道慶賀札寨夫人一併說  
過就借公七北侃舊庄米穀搬過一邊不敢動一粒修完  
山寨了畢即便出還不敢久住大伯道不妨便是一家的  
人一般那楊溫却離他庄更遠得半里來田地思量道我  
妻却在這裡我若還去告官幾時取得不如且捉手中一  
條棒去奪將來古人所謂

下坡不走快難逢上天同壁落落入地共返黃泉

楊溫怎忍得住只得離了深草叢中出那大路來忽然又  
遇二三十个小婁羅攔住楊溫道你是甚人因何到此楊  
溫道我是客人迷路到此得罪乞恕小婁羅道這裏不是  
你去處你自放了手中棒便饒你楊溫那里肯放便要拿  
起與他廝鬥不知後面幾个小婁羅赶上把一條索子將  
楊溫縛了遠上地前去一个庄所這座庄

園林掩映茅舍周回地肥桑棗遶籬栽嫩草牛羊連野  
牧橋下碧流寒水門前青列奇峯耕鋤人滿溪邊春播  
聲喧屋下正是

野草閑花香滿路

那知不是武陵家

楊溫吃那小婁羅縛將去到這庄前正所謂

脫了天羅

又逢地網

小婁羅走報庄中大王只見大王正坐在草廳上卓一口  
大刀在身邊便喚擁他來問它則个手下人便擁楊溫立  
於廳下大王問道你姓甚名誰爲何到此直說來情有女  
無罪楊溫道伏大王我乃西京人姓楊名溫是楊令公之  
曾孫祖是楊文素父是楊重立今來同妻子上嶽燒香在  
仙居市被人劫去妻子今却在這庄側北侃舊庄細腰  
虎楊達處溫亦探知動靜特地要去奪取妻子回歸溫是  
將門之子綽號攔路虎大王曾知否今來受擒於此有罪  
請誅無罪請恕大王道久聞大名今幸拜識便令左右解

了索請上廳對坐請罪曰我乃重立舍人帳下小卒姓陳  
名千後因狼狽不得已而落草今見將軍乃是我恩人却  
在此被劫自當效力相助正是

路見不平

拔劍相助

那陳千便安排些酒請楊溫吃了便帶一百餘人同奔那  
北侃舊庄則見那楊達和那楊青楊玉冷氏夫人四位在  
那里吃酒被楊溫拿一條棒突入庄去就草廳上將手中  
棒觀着楊達劈面一棒撈番打倒楊達叫取妻子出來即  
時楊達掙起眼來將部下一二百人小妻羅趕上

半千子路五百金剛人上有舉鼎威風个上負拔山氣  
槩石刃無非能錠介冑盡使疑金

楊溫見強人赶上他又叫取妻子在一邊抵敵未得却荷得陳千許多人馬前來迎敵聞經三兩合陳千人馬敗走元來是楊達人多陳千人少楊溫同妻子與陳千人馬一向奔走後面楊達又一面趕來楊溫那時

會思天上無窮計

難免今朝目下災

正奔走之間只聽得一棒鑼聲響來楊溫打一看時却是縣司弓手五十來人出巡到此爲頭弓手却是馬都頭楊溫便與馬都頭唱个喏把從前事說了一遍馬都頭便說與部下弓手同陳千人馬再回身去迎敵那細腰虎楊達當頭開敵楊溫出來與戰上不得一合一棒打倒楊達自此楊溫是那妻子歸京上邊立一件大功勞直做到



安遠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可謂是

能將智勇安邊境 自此揚名滿世間

新編小說攔路虎楊溫傳終